

如果你在时间机器

李万华

书稿整理完,整个夏天无所事事。散步时嗅山楂花的花心,一股淡淡腥味,仿佛游过小鱼。梨花花心也有这样的腥气,可惜没嗅过苹果花,大约蔷薇科的花朵,都有相似的芬芳。路过秋千架,坐下来慢慢晃,一院子草木苍翠,阳光漏到地面,鸟在树梢上吵。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彻底放松下来,脑袋空空,仿佛雨后天际,雁过无痕。

想起几年前去就医,大夫问我睡眠为何不好。我回复:白天读书多读了几页。大夫不满,说:都这个时候了还读书。我哑口无言,抓了药回来,应付着吃完,再也沒去看那位大夫。

中医大夫医病医心,怎能让一个离不开书的人不读书。

晚上做梦,梦见跳绳。梦中物象形体不很分明,仿佛水墨铺开,满纸烟云。我在一片迷蒙中跳绳,没有同伴。绳子两端握在手中,能感觉到绳子的重量,绳子抡起来,划过虚空,没有一点声音。不过这不是普通的跳绳活动,而是一次次穿越:绳子触地一次,一个年代,又触地,又是另一个年代,如此变换,时间忽

前忽后。梦里兴奋异常,觉得终于可以写一篇有突破的科幻小说了。

醒来,回忆梦,想起雷·布莱德伯里的小说《跳房子》,想起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原来是个异曲同工的梦,依旧属于抄袭,顿时气馁。

科幻小说写不成,但总是想起那个梦,想起绳子触一次地年代就变化一次的事。若现实中真有这样的绳子,它不就是时间机器吗。

小说《时间机器》里的时间机器精致复杂,它有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烙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机械美。它有镍制动杆、石英横杆、象牙横杆、黄铜扶手,有螺丝、仪表盘,有标示日、千日、百万日和十亿日的指针,有换挡、操纵杆和启动杆。当启动杆按下,机器旋转起来,越转越快,成为一团朦胧光晕,乘坐的人,如同坐在高速俯冲的过山车上,耳边机器轰鸣,物体在眼前快速移动,昼夜更迭,四季往复。它可以将乘坐者送到任何一个过去,也可以将乘坐者送到八十万年或者三千万年之后的任何一个未来。

《跳房子》里,时间机器是孩子们画在人行道上的跳房子。那是用粉笔画出的巨大格子,格子在人行道上无止境地延伸,线条连着线条,格子接着格子,格子里用蓝色粉笔写下的数字不断递增,三、四、五、六、七至十一、二十、三十、七十、九十……格子如此沿街道一直伸长,直到遥远的街角,拐弯过去。在看不见的地方,格子依旧增长,格子里的数字依旧增加。女孩儿维妮亚站在有月光的窗前,目光沿着粉笔一路向前。她的目光在“十六”停顿一下,接着前行,然后停在下一个方格。维妮亚回到十七岁的生日那天。那是一个优美的夏日,天空明净,溪水涓涓,太阳仿佛一枚新鲜柠檬,男孩詹姆斯邀请维妮亚去散步。那是愉快的一天,他们摘野葡萄,吃鸡蛋三明治,趟水,钻进空心树的大树洞躲雨。后来,男孩吻了她。

与机械制造的时间机器相比,跳绳这个时间机器有低成本的优势,与粉笔画成的时间机器相比,它又不必重复着一格一格往前跳,它只要在原地起跳,双脚一起一落地就是一个年代。如此简单。

如果体育用品店里的跳绳真的是时间机器,如果每个人随时可以买、可以用,那世界会成为什么模样。如果现实中的我手握这样一根时间机器来选择,我该怎么选。我的过去我不愿回顾,未来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我觉得都不会尽如人意。那么我只能不停地跳,像踩在烫脚的铁砧上那样,一直跳。

三十年前,我跟着学校的大队人马去西山植树,途经西关大街,看到新建不久的省图书馆矗立在城市的西边。那是城市的尽头,再往西就是庄稼地。西山顶上长满了蒿草,我们在蒿草中央埋下柳树、榆树和杨树。西山之下也都是庄稼地,麦苗刚刚泛青,鸟儿飞过空旷的田野。

三十年后,我置身在省图书馆的位置上,这里已是城市中央。西宁以西的大片土地上新起的建筑物栉比鳞次。我在一个被西宁市人称为“海湖”的地方安了家,我和我曾经植过树的西山遥遥相望。植物园和动物园毗邻,所以一边青翠葱茏,一边鸟语花香。

我时常走过一条车少人稀的柏油马路,也时常看到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穿着沾满泥巴的衣服穿过那条柏油马路。他们头戴安全帽,向更远处的工地走去,那里机械轰鸣,景色繁忙。清洁工穿着橙色的衣服,宛如早醒的玫瑰,盛开在晨曦里,她们从草丛中捡起一片纸屑,用剪刀剪去植物多余的枝叶。她们动作娴熟,手到拈来。

我亦看到孩子穿着校服奔跑跳跳地踏过青红砖铺就的小路,奶奶在旁边忙不迭地嘱咐走慢点。有时,她会停下来,让自己的孙子站在刚开不久的花儿跟前要留下影像。她嘴里念念有词:“明天早上我们早点来,这样就有充裕的时间拍照,你看,这里的花儿开得多真好。”

我站在清晨的阳光里,感受明媚。看到对面来的女子,眉眼带笑,蓬松的乌发涨满了旁人的眼帘。

昨日又穿过那条车少人稀的柏油马路,阳光依然好到耀眼,摘下眼镜,那种明晃晃的闪扑面而来。我用手遮住眼睛,挡住眩星,缓缓爬上柏油马路旁侧的一段缓坡。我一直想知道上面会是什么,想象里应该是一片荒芜的土地,长着低矮矮矮的蒿草,或应该是堆满瓦砾水泥的待开发地。

夜晚刚刚下过雨,土路湿滑泥泞,与不远处的柏油马路形成对比。但有时,怅惘总是伴着惊喜。在我迈过泥泞土路的最后一步到达以前从未到达的高地时,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一大片花海突兀地裸露在我的视野里。一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记录的那般: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坦,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只是那些良田美池桑竹变成五颜六色的花儿,鸡犬相闻又成了蜜蜂忙碌、蝴蝶流连的画面。

那些鲜艳的“三色堇”开满了我的眼睛。实际上我所看到的“三色堇”不是真正的三色堇,是我们常说的芫荽梅。也是被我们很多人歌颂为格桑花的花儿。可我却固执地认为她就是我心里的三色堇,那些大片土地上的芫荽梅只有三种颜色:玫红、粉红、雪白。

而“三色堇”这个名字又犹如“三叶草”般给人想象,如果“三叶草”能给人带来幸运和幸福,那么三色堇就必然会带给你沉思和快乐。因为三色堇的花语在说:“我”代表沉思、快乐、思念!

这片处在“海湖”边界的整片花海中芫荽梅占了主角,那种透亮的、鲜艳的颜色是别的花朵无法企及的。芫荽梅在青海是芫荽

海湖的花儿

李静

花朵,空气中暗香涌动,他们在花开的广场里跳锅庄、跳拉丁、跳广场舞。

我在想,母亲院子里的花儿都不是刻意去播种的。那些孕育着种子的花儿在晚秋时节将种子散落在泥土里,有些种子便裸露在风里、雪里。蛰伏一冬,在春天的时候从泥土中密密麻麻探出头来,极大一部分被间去,只留一少部分,那复一年的也必然是精品。优胜劣汰,年复一年,那些开在别处的芫荽梅种子必然也是最优良的,这样,她们就在属于她们的土地上开出鲜艳的花儿,一茬接着一茬。

相见难忘,我一次次光临“海湖”腹地的“三色堇”,连续三年,那片高地上都种植了以芫荽梅为主的各种花儿,与周边的建筑物相映成辉,一群一群的花儿在恢弘的建筑物脚下歌唱跳舞。人们三三两两赶来,又三三两两离去。而我成了这里的常客,花儿生动的脸庞在晨曦里,在落日余晖里,在风里,在雨里都会有不一样的生动表情。

你看那些枝干粗壮且向四面延伸枝叶的植物像极了戴着安全帽的农民工,他们身着简单衣服,脸上的胡茬发出青灰色,每日里进行着简单而枯燥的劳动;那些在风里摇曳歌唱的土菊像极了清早醒来并和太阳赛跑的清洁工;那枝有着淡紫色花儿的薄荷像极了那个眉眼带笑的女子,一颦一笑间尽是熨帖的清凉;而那些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绿植恰是正要去上学的孩子吧?

晚秋的花儿开到荼靡,那些曾三三两两走过这片土地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天气越来越冷,身着橙色衣物的清洁工穿起厚重的衣服,小学生想念春天。

我将一只养在笼里的蝴蝶放到花丛边,那只蝴蝶也不回地离开了,逃到花丛深处。合着风吹植物的声音,我似是听到了那只蝴蝶熟悉的叫喊声,周围的叫喊声也逐渐多起来。似乎是在为一场生命的告别而争鸣,又似是为迎接一场新的挑战而欢呼。听上去,这种声音不是撕心裂肺,而是婉约动听,似是各种乐曲的合奏。钢琴高亢激昂,像涨潮时的海水拍打着海岸;又时而委婉低沉,像年老的慈母呼唤着久别的孩子;小提琴千转百回,透着忧愁却无失雅致;古筝缠绵悲切,如桥下潺潺流水,如易安的婉婉叹息。

悠悠扬扬,这种此起彼伏的声音令人回肠荡气。琴声如诉,所有最好的时光,最初的模样,都缓缓流淌起来。似是懂得之后,每一个音符下,都埋藏一颗平静而柔韧的心灵。

而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时光变迁中,这个城市发生着彻头彻尾的变化,夜晚的海湖被璀璨的霓虹装饰,流光溢金,白天的海湖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井然有序。人们在茶余饭后谈笑风生,闲庭信步,每个人脸上有着明媚的笑容,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花儿。

梅,到了西藏她就成了格桑花,在新疆又是波斯菊。无论哪种名字,都让人心生欢喜。情不自禁俯下身来看那些在花丛中舞蹈翻飞的蝴蝶和蜜蜂。有那么一刻似是忘了时间、空间,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看这些掩映在鳞次栉比的楼房间的花儿们,竟开得这般风生水起。

旁边似是菊花的植物,也是开得密密匝匝。但与印象中家养的菊花相去甚远。记得母亲园中的菊花都是细长的,且在原有的根上分出好几个分支,然后几朵花一起争先恐后地开放,其中必有一朵是张扬的,而其它的逐个小而低矮。而眼前的菊花却是单朵单只,如小麦、如青稞,所以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遗憾。而她的高度似乎还不及一英尺,却在顶上开出很大的花朵,似是一朵朵五颜六色的太阳花。

阳光聚拢开来,在每一片花瓣上洒下光芒。那些停留在枝叶上的露珠滚落在脚面上,深深凉意便刺穿了骨髓。也有一束光芒在露珠上汇聚,发出斑斓的色彩,投映在眼睛里,我看到闪耀着光芒的薄凉,华丽而过。

半晌,那些露珠都不见了,花儿们依旧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她们交谈、恋爱、与蜜蜂亲吻,将花香传向远方。

似是这满地的花都在等我到来,与她们一起欢乐,倾听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在这一刻,喧嚣的世界安静了,机器不再轰鸣,人们不再忙碌。犹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记录的那般: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几天之后,我又去了那里。我看到以往看到的那些农民工正在给花儿施肥。合着细雨将肥料一把把撒向空中,肥料在空中打着旋呼啸着以抛物线的姿态落到花儿的身旁,雨水将它们打湿、溶解,渗入到地下。

因为下着雨,所以少了蜜蜂蝴蝶的影子,但撒肥料工人是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时机的,这天降的甘霖来得恰到好处,雨下得酣畅淋漓,每一朵花的根系里留下痕迹,俯下身,似乎会听到她们“咕咕”的痛饮声。

友人说芫荽梅是不生虫子的。而那些家养的花花草草总是喜欢生虫子,且需要专门的土壤,需按时按期浇水,还动不动枯萎死去。所以很多时候用尽心血见不到一朵花开,不由得泄气。但我时常见到芫荽梅在青海的每寸土地上都会开放,无论马路边、公园里、山岭上,往往都是成片成片的,尤其在新开发的“海湖”的土地上,无论哪里,都会有她们摇曳的身影,靓丽的花朵迎风招展,总会吸引人们的眼球。

突然发现,这个城市被大片的芫荽梅簇拥着。起初以为是芫荽梅掩映在这个城市里,实际上在这个城市的周边,在这个季节,这种开出三种颜色的花儿却簇拥着整个城市。

人们开始出去走走,走在街边看一朵花开的姿态。他们欣喜地发现城市里到处都是

大地的语言

解尘

阳春三月,我们沿着乡村公路前行。道路两旁的蒲公英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璀璨的小黄花欢迎我们。也许,它们还欢呼着,或者唱着动听的歌儿,可惜我们听不见。

作为农业机械推广工作者的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是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循着泥土的味道,我们来到了旷野。空旷的原野在初春的寒意里睡眠惺忪,蛰伏了一冬的虫子已经活跃了起来,忙忙碌碌地不知道在干些什么。远山,依旧是一幅或浓或淡、深深浅浅的水墨画,静默地看着我们。

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传了过来,那是大型拖拉机带着深松或者深翻的机具在田地作业。远远看去,拖拉机就像是在一片汪洋大海上行驶的小船,它的身后被翻起的土壤,犹如油黑闪亮的波浪,飞扬起来的尘土是那溅起的水花,在空中雾状散射,形成一团团朦胧

的轻烟。那波浪,一波接着一波,一波比一波兴奋,唱响着新的一年迎春的序曲。夏之声交响乐、秋日私语、冬的冰雪梦幻曲。

在这序曲里,麦子转眼就给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新衣;在这序曲里,油菜本想做名出色的画家,却不料由于羞涩,紧张张地打翻了黄色的颜料盒,结果越抹越黄,抹出了一大片灿烂的金色;在这序曲里,土豆笑了,笑得小身板一颤一颤的,笑得素净的小脸变得绯红,如同天边的朝霞。蚕豆被这一串串的嬉笑声惊醒,睁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懵懂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看着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一天天成熟,正如受孕的子宫,在颤动中孕育出新的生命,然后一天天长大,令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无比愉悦。我国是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农业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有限的耕地增产增收,节能增效,实现目标利益更大化是我们每个农业人的责任和心愿。

在晴朗的夏日,我们又去田间看望那些可爱的精灵。此时的大地早已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如同柔软葱翠的地毯,细看阡陌交错的金黄与淡绿、墨绿,书写着一个个甲骨文时代的象形字。青稞长长的麦芒,在微风里起伏摇摆,仿佛是水浪漾起的一道道涟漪,撩拨得人心痒痒的。

看着这满目的锦绣河山,我感慨万千:“听,大地在欢唱!”有同事接过来:“浪漫点嘛,那是大地的语言,好不好?”



隆务河